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作家专卷

毕四海(下卷)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毕四海(下卷)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I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

目 录

财富与人性	(1)
苦楝树	(523)
都市里的家族	(595)
一个人的结构	(661)
车皮“传奇”	(759)
席筒·阴宅	(785)

苦 楝 树



前 言

秋风凉起来了。在这样的天气里讲述这个故事符合我的心境。22岁进法院干民庭，20年过去了，几乎天天浸泡在悲欢离合中，却觉得生活平淡得没有故事。不知道是岁月麻木，还是我的心麻木。当然，记忆里还是保存下来几个案子，忘记的是多少呢？案宗库里是能够查清楚的，我主办、协办、参办的离婚案子就有381个，百分之九十九的都忘记了，或者说干脆就没有往记忆里存放过。这个案子恐怕忘不了，它像个影子一样伴随了我18年。其实，它也没有什么。我不明白作家为什么一个个喜欢大惊小怪。我告诉你一切，可是我觉得困难，它是不是有点儿太漫长了。

讲述这个故事之前，我需要首先说明几点。1. 这个案子在法院里的名称有三四个，什么“16年连环离婚案”啦，什么“马拉松离婚案”啦，什么“黄蔓子、洋白菜案”啦等等。你把它叫做苦楝树，我同意了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我的老家风凉宅子有一棵苦楝树，一百多年的历史，弯弯曲曲的树干，盘蛇一样的根扎进石头



毕四海卷

缝缝里。每年，它都会结一树小灯笼，又青又绿，里头藏着一粒黑色的种子，荞麦似的。它不会开花，它也不会成材。没有人理会它，它活在天地间就是为了活着。

2. 我既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，也是这个故事的制造者之一，无法超脱、冷静，敬祈当事者原谅我不是出于故意的偏袒或得罪。18年来，作为办案者我并不比当事人轻松是不是？3. 为了验证、补充我讲述的真实性，我同意向作家公开全部案宗，共计18卷，任君抄录。4. 也是最重要的，发表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一定隐去这个城市的真实名字、当事人的真实姓名，因为事关不少男女的隐私。就这些。



—

1966年秋天，孟宪青娶了黄弯子。一个农村普通婚姻。老三届孟宪青，文盲黄弯子，一个22，属鼠，一个20，属虎。媒人说开头，支见面礼50元和接见面礼50元，照了一张相，亲了几回嘴，一个月亮挺好的夜晚进了洞房。

黄弯子说他胡吡结婚没有感情那是屁话。进了洞房，也不管窗户底下有没有龟孙听房，就爬上了俺们的身子，馋猫见了小鱼一样淌着涎水……那年我23岁，进泽县法院刚刚一年。黄弯子的话得我脸皮子扑扑冒火。当然，后来我的脸皮子被职业打磨得又硬又厚，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情节都不能让我动一动声色。我和顶头上司王庭长去了孟家庄看了他们的洞房。关于洞房我想多说几句，因为许多年后我又看到了这幢房子。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它的怪诞。这是一座西屋，准确一点儿说应该是斜屋，偏东南、西北15°角左右。斜屋在农村绝不多见，在讲究风水的孟家庄仅此一幢。孟宪青的做了一辈子买卖的爷爷在宣统年间为什么要盖一座斜屋一



毕四海卷

直困惑着孟宪青，他多次说我的西屋风水不好注定了我一生的风雨，斜屋很老了，屋顶上的小瓦大部分变成了泥土，上面长起了一片瓦松。前檐一串青砖灯笼，我数了数一共 18 串。屋脊上插着一杆三角铁旗，有风便吱吱嘎嘎转动。孟宪青和黄弯子结婚时压在屋顶上的喜砖尚在，只有包砖的红纸变成了白的。

黄弯子正在饭屋里摊煎饼。我们站在院子里。一只黑狗吊着红舌头看人。我害怕，躲在王庭长的身后。王庭长笑着说它不会咬人，大概是条哑巴。黑狗马上证明庭长判断的错误，外面一声狗吠，它一阵风跑出来，叫得又响又脆。不知道为什么它不敢咬我们。黄弯子出来了，脸上好几片锅灰。见了我们，双腿一并，那样子要下跪。我慌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王庭长说如今破四旧了，不许来过去衙门里的一套。女人连忙说是哩，俺不懂规矩。首长，你们可要给民女做主，那崽子进城做了官，要当陈世美哩。他的良心叫狗吃了。俺当闺女那节，高庄的大支书托人来说媒，俺不应。俺图他是文曲星下凡肚子里有墨水。

我现在还记得，黄弯子年青时长着粉白的瓜子脸，水汪汪的大眼睛。

王庭长问，那么你为什么不出庭？

黄弯子说俺娘家锅（哥）说了，咱是金字牌血贫



农，不怕他。咱们又母（没）犯法，进衙门做什么？

我当时把一种印象贮存到了记忆里，这是一个老实的乡村女人。想不到，后来她成了官司油子，进法院如赶大集嬉笑怒骂一点点也不怯场。那时候我说，黄姐你甭怕，我们会让孟宪青斗私批修撤回诉状的。

我感觉着王庭长看了我一眼，目光有点儿阴凉。我明白他嫌我太沉不住气。

王庭长问那个女人，孟宪青告你娘家兄弟三人半夜里用砖头教训他，有这种事吗？

有呀。兴他当陈世美就不兴包黑子铡他？可是俺嘱咐好了只能吓唬吓唬江子他爹，千万不许伤着他。你们不信？走，俺领你们去看看那个地场。说着，黄弯子领上我们来到一个碾棚里。碾棚很大，碾子很古老。我们进去的时候，一个男人正在抱着木棍推碾子。石碾围着铁柱转，发出轰隆隆的响声。男人推的是地瓜干。

娘家就在附近？王庭长问。

是的，黄弯子说。孟家庄就俺一家姓黄，外来户，受欺负着哩。如今好了，娘家兄弟三个如狼似虎的，谁敢？

说说情况吧，我说。

要说实话，瞎编可要负法律责任。王庭长一点也不客气。我觉得他对这个女人没有好感。



毕四海卷

女人翻了翻白眼说，那天月亮叫黑云彩吃了。他们兄弟仨人藏在碾棚里。江子他爹吃了饭，俺说，你先走，俺随后一准回家。他离开俺家，那不，那个有棵老枣树的宅子就是。走到这个胡同头上，碾棚里飞出了砖头。你们看看，砖头扔不到那个地界的，那堵山墙挡住了，俺早就试过，算计过。俺的人俺不疼谁疼？

王庭长问那天是几月几日？

黄弯子说阴历七月十五。

王庭长问你们为什么要吓唬他？

女人低下了头红了脸说噢俺觉、觉得他进城当了“文化馆”，十有八九要变心。俺让他知道知道厉害。

这样子不好，王庭长说。

女人眼睫毛忽闪忽闪地问小舅子教训姐夫哥有什么好不好的？

王庭长显然有点儿不耐烦。他说话的口气硬了许多，我告诉你，以后要好好对待孟宪青，要支持他的工作，不许用娘家势力压制丈夫。这一回孟宪青提出离婚不对，可是，你也有责任。女人出了嫁，要贤惠，夫唱妇随嘛。

黄弯子那时候给我的印象还是一个执拗的女人，在我们家乡叫做老实倔固。她低了头嘴巴子却咕咕唧唧，女人不指望娘家指望谁女人不看好自个的男人可是大毛



病俺娘咬破耳朵嘱咐俺。

王庭长用职业的严厉瞪了黄弯子一眼，她害怕了，双手捏住衣襟不敢再吱一声。

离开孟家庄，走上一条小路。我说庭长到我老家坐坐如何？

还远吗？庭长问。

顺着这条小路骑车子走 15 分钟，风凉宅子。我说。

老家还有人吗？庭长又问。

奶奶还在，伯伯一家还在。村南头的那棵苦楝树还在。我忘不了。我说。

王庭长没有说不去也没有说去只是推了车子在前面默默地走。

庭长，听您的口音也像本地人是不是？

王庭长也没有说不是也没有说是。这是一片高粱地，穗头已经熟了，像一支支火把。我觉得庭长是个谜，他从来不说家庭……

许多年以后，他做了孟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，我也做了他的民庭庭长，我才从一位反对他的副院长的口里听到了一些情况。那个副院长说，哼，他的周武郑王是装的，六十年代大学毕业他第一个休了农村的结发，找了一个“洋白菜”。知道了他的秘史，我在审理“十六年连环离婚案”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壮了胆，谁知道他



毕四海卷

对孟宪青一点点也不手软。

附件 1：泽县人民法院革命办案小组

评议笔录

〔摘自泽县人民法院 民事一审诉讼卷宗 泽法民
字第 108 号 4—6 页〕

案由：离婚。

评议时间：1970 年 8 月 15 日 8 时 50 分至 10 时 0 分

评议地点：本院民庭。

参加人：组长——王謇；

组员——欧阳苹；

组员——权红；

书记员——李芝；

评议记录如下：

承办人欧阳苹汇报案情：

起诉人：孟宪青。男，26 岁，县文化馆干部；

被告：黄弯子。女，24 岁，住本县官庄公社孟家庄。

最高指示：要斗私批修。

孟宪青提起诉讼，要求和黄弯子离婚。理由感情破裂，婚姻系母亲包办，妻子性格乖癖，夫妻发生口角即搬用娘家势力，大打出手。



经查：

双方婚后感情尚可，一年后生一男孩名江山。从70年开始，夫妻两人因为性格原因——女方喜欢骂人，男方沉默寡言喜欢文学创作——时常发生口角。一有口角发生，女方即撕毁男方的文稿。最后终于酿成今年秋季的大闹。农历七月十四，礼拜天，男方要回馆，不能在家种自留地的麦子。女方遂大骂。你滚，你这只……春狗子，那里有，有骚母狗等你哩。孟宪青忍耐着不还口，推了自行车出走。女人从后边抓住了男人的衣裳。孟宪青说，我刚刚调到文化馆，要好好工作，报答领导的厚爱。礼拜天，到馆里找我的业余作者更多。女人骂得更厉害了，好呀，你招认了，有婊子去找你。那是个窑子，男男女女混在一起。孟宪青扔了车子甩倒了女人，女人躺在地上驴打滚近一个小时（王组长插话说这个女人是个泼妇，典型的农村泼妇。你们不知道，有些农村女人是邪不讲理的）。后来，黄弯子跑回了娘家。第二天即七月十五下午，又传信来让孟宪青去请她回家。孟宪青去了。女人让他吃饭，吃完饭天大黑了，又让他先走，她随后就走。男人出了胡同，碾棚里就飞来了砖头，一共8块，从头顶上飞过。孟宪青说没有伤着，可是吓得魂飞魄散，显然是安排好了的。对于这些情节、黄弯子供认不讳。开庭调解，她不到场。汇报



毕四海卷

完了。

王謇：这个孟宪青不是好东西，又没伤着你离什么婚？欧阳，谈谈你的看法嘛，你在部队可是批儒学法的尖子呀。

欧阳苹：这是我转业进院承办的第一个案子。我认为，孟宪青不管如何会说会写，问题的实质是他进城了，滋长了资产阶级思想，看不惯乡村妻子了。黄说，他回家就让她穿花衣裳。无论如何，咱们法院不能长资产阶级威风灭贫下中农志气是不是？

王謇：64年法律系毕业就来到了法院。经手了几十个离婚案子，判离的只有3个，都是死案，男人坐了监狱，女人提出离婚，占0.3%。这就说明了我们的政府始终坚持维护妇女利益、打击资产阶级思想的立场。这个案子当然不准离。孟宪青一点点小事就闹离婚，盛气凌人，欺负农民妻子，太恶劣了。

李芝：王组长说得太好了，我拥护。

权红：书记员都抢着拥护，我也只好拥护了。

结论：不准离婚。诉讼费30元由原告承担。

签名：王謇，欧阳苹，权红。



二

再一次见到孟宪青的时候大约是四五年后的一个秋末。那是一个灰白的季节，天天刮西北风，天天阴云密布，却没有雨也没有雪。我的心绪和天空一样颜色。恋爱让一座县城都知道了都说我疯了。他是一个摘帽“右派”，年纪也比我大了十几岁。王謇当上了法院的头头，每逢和我单独相处的时候，他总是摇头、叹气，说话也吞吞吐吐。小苹，你是一个好女孩子，可是……我说我知道您的难处，上头三番五次说我不适宜做法院工作，都是您给我顶着。王謇的金鱼眼睛鼓凸起来，说我不是叫苦，我能顶得住，我历来主张个人私生活和工作是两码事。许多年后的一个春节，我拉着晋升了教授的丈夫去给王院长拜年，还谈起了那场对话。我说什么时候人性也不会灭绝，它像地火在运行。老领导说，欧阳，你也是老法院了，法律可是不信任人性哟。好，还是把话头拉回来，拉回到那个灰白的秋末吧。

那天，我正在办公室里枯坐，看着窗外水泥广场一样的天空出神。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弓腰进来了。我看



毕四海卷

了他一眼。他有一张苍白的瓦刀脸，眼睛则像是冬天的池水。

我说要告状到信访室好不好？

他站着不说话，也不走。

我歪了脑袋瞪着男人。

他说话了脸还红了红。他说欧阳同志我是孟宪青呀。县文化馆的。

噢我说你是孟宪青？小有名气的诗人是不是？

那对眸子倏地闪亮了一下又黯淡起来。他说，你办过我的案子。

我全部记起了那个离婚案，我的处女作。夫妻和美恩爱了是不是我问。问了我也后悔了，干法院的人忌讳向闹过离婚官司的男人或女人问这句话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
他笑了笑，属于那种皮笑肉不笑。我看见他的眼角出现的鱼尾纹。

我问，想“二进宫”是不是？

他说我路过法院顺便来坐坐。我想和您聊聊天行不行？

行哇我说。我正好浸在孤独的冷水中，我感觉着任何人的拜访都不是坏事，况且孟宪青也不是一个太讨人嫌的角色。



欧阳，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，很短的。我这个人有职业病，喜欢编造故事，还要争取听众，发表欲很强。他说。他的样子有点儿可怜巴巴。我讨厌可怜巴巴的男人。我想起了郑洞天。他的不同凡响之处就是宁折不弯。他用苦难和骨气征服了我。说来有点儿意思，我初恋的种子是在一个批判会上萌芽的。一颗黑瘦的脑袋摠下去又挺起来，满脸血污眼睛还有神采。让他交待毒害学生的罪行，他却有条有理甲乙丙丁地讲起了社会学学问。我这个大批判的参加者听着听着眼里汪满了泪水……

我说你不用可怜巴巴，你坐下来吧，我有点儿兴趣听。

15年以后，我走进了孟宪青的拘留室，看着绝望成一团的男人，说你还记得么15年前，你和那个秋末一样倒霉，可是还保持着幽默，跑去给我讲故事。今天，我是来听您讲故事的。讲一讲一个男人聪明反被聪明误好不好。那个男人睁开了眼睛，他说你不鄙视我不是庭长？我说，孟宪青，咱们也算朋友了，让我说句朋友的话。你如果不认识白果没有那个雨夜你的一生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如果黄弯子是一个知识女性你的一生又会如何书写呢？孟宪青眼泪花花的。他说庭长，我怎么走上了这一步我本来是能够干一番事情的。我说，不，